

谭松林 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

第三卷 · 清代教门

曹新宇
宋军
著
鲍齐

福建人民出版社



谭松林 主编

中国秘密社会

第三卷·清代教门

曹新宇 宋军 鲍齐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 / 曹新宇 宋军 鲍齐著 ·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0

ISBN 7-211-04175-7

I. 中… II. ①曹… ②宋… III. 教门—研究—中国—清代
IV. 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6643 号

中国秘密社会

第三卷

ZHONGGUO MIMI SHEHUI

清代教门

曹新宇 宋军 鲍齐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3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塔头路 2 号 邮编：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0.125 印张 4 插页 239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11-04175-7
D · 370 定价：17.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兴起了社会学研究的热潮，研究内容涉及社会现象、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功能、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诸方面。通过研究，深化了研究内容，拓宽了研究领域。我们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之———中国秘密社会问题，力求对此做出有益的探索。

秘密社会也称秘密结社，是历史上一些下层民众为了谋求精神寄托或生活互助，在秘密状态下结成的各种名目不同的社会群体或组织。这些组织与当时正统思想和主流社会秩序相对立，而被历代统治阶级视为异端或叛逆，遭到严厉镇压。历史上的秘密社会在政治上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宣扬的口号或教义，在客观上迎合了下层群众的某些愿望和要求；每当阶级矛盾激化时，它们往往成为农民、游民无产者和其他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们也往往从事打架斗殴、绑架夺财或敛钱渔色等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活动。在社会矛盾激化时，又往往被内部少数上层分子所控制、利用，成为其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所以，研究者一般使用“秘密社会”或“秘密结社”这样的中性概念表述这类组织的存在状态。

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按照其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分为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两大系统。前者是用结拜异姓兄弟的方式建立组织，以江湖义气、帮规家法和其他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来维系内部团结；后者是用师徒传承的方式建立组织，以被曲解、改造的儒、

释、道教教义、学说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工具。一些秘密社会组织曾在历史上发动或参与了反抗封建压迫、抵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也有危害社会治安和平民生命财产安全等行为。特别是到了民国时期，秘密会党逐渐演化为帮会，有的变成了黑社会；秘密教门则蜕变为会道门，在政治层面和社会层面沦为落后、反动的组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相继建立，农民和游民无产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翻了身，得到了土地或工作，政治权利有了保障，封建、落后的秘密社会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直想要解决而没能解决的秘密社会问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获得了基本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的。

研究中国秘密社会，不仅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旧社会的一些沉渣余孽再度泛起。有些会道门组织死灰复燃，有些不法分子仿照秘密会党建立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些不法之徒冒用宗教或气功名义，建立邪教组织，危害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对秘密社会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非法组织问题，强化社会功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有助于更好的向人民群众揭示这些形形色色非法组织的本质，增强免疫力，防止上当受骗。

《中国秘密社会》一书，分为七卷。第一卷为《总论》，由秦宝琦

和谭松林撰写。第二卷为《元明教门》，由连立昌、秦宝琦撰写（其中绪论及第五、六章为秦宝琦撰写；第一章至第四章，第七章至第十二章及结语为连立昌撰写）。第三卷为《清代教门》，由曹新宇、宋军和鲍齐撰写（其中绪论及第一章至第三章，第六、十二章为曹新宇撰写；第五章为宋军撰写；第四章，第七章至第十一章，第十三章及结语为鲍齐撰写）。第四卷为《清代会党》，由欧阳恩良和潮龙起撰写（其中第一、三、五、八章，第七章第一节及结语为欧阳恩良撰写；第三、四、六章，第七章第二节为潮龙起撰写）。第五卷为《民国会道门》，由陆仲伟撰写。第六卷为《民国帮会》，由邵雍撰写。第七卷为当代部分，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当代会道门》，下编为《当代黑社会组织》，由谭松林、彭邦富主编（参与撰写和提供资料的还有秦宝琦、秦云、张家骥、王铭恽）。这套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总结了历史上治理秘密社会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彻底、成功地解决帮会、会道门的方针原则、政策策略以及基本方法和经验，既能说明当时的斗争实际，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于实践。

本书由十多位作者历时十载方告完成。中国秘密社会本身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学术观点上又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争论，撰写如此卷帙浩繁的专著，对于我们来说，实有力不从心之感。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仍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与不足；对于学术观点上的歧异，我们也只能采用一种说法，难免有所偏颇，希望得到方家的指正和广大读者的批评。

谭松林

2002年8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清初的秘密教门	[9]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变乱与教门经卷	[9]
第二节 秘密教门的反清活动	[12]
第二章 清代收元教	[18]
第一节 《立天卷》与收元教	[18]
第二节 清初山西张进斗收元教	[27]
一、田金台及其派下的收元教	[28]
二、直晋豫收元教案	[32]
三、冯进京及王会收元教	[40]
四、张进斗收元教系统的经卷	[46]
第三节 河南鹿邑王氏收元教	[47]
一、教门举事和河南鹿邑王氏家族的“牛八”	[47]
二、鹿邑王家教门渊源	[50]
三、鹿邑王氏家族的谱系	[53]
第四节 五省收元教暴动	[62]
一、明代的川、陕、楚教门暴动	[62]
二、清代川、陕、楚教门暴动	[65]
第三章 黄天道及其影响	[76]

第一节 清初华北黄天道	[76]
第二节 乾隆年间黄天道的重创	[78]
第三节 普静“儒门”在江南的传播	[83]
一、普静“儒门”对清代教门的影响	[83]
二、清代浙江长生教：南传的黄天道	[86]
三、长生教的主要教理	[88]
第四章 罗教	[95]
第一节 康熙到乾隆年间罗教在南方的流传	[95]
第二节 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流传与被禁	[96]
第五章 弘阳教	[101]
第一节 清代弘阳教教案	[101]
第二节 弘阳教经卷与信仰	[116]
一、经卷	[116]
二、弘阳教经卷所构筑的信仰世界	[121]
三、乡土生活中的弘阳教	[130]
第六章 清代东大乘教	[136]
第一节 清代东大乘教与黄天道、罗教	[136]
一、黄天道对清代王氏东大乘教的影响	[137]
二、王好贤东大乘教对罗梦鸿和罗教的利用	[140]
第二节 清代王氏家族与清茶门	[144]
一、王氏家族及其传教活动	[144]
二、清茶门的主要教义、教规和叛逆思想	[147]
三、与清茶门有密切关系的收圆教	[152]
第三节 三元会	[154]
一、邳州祖堂	[154]
二、三元会和东大乘教的关系	[156]

三、三元会案和三元会的信徒	[161]
第七章 天地门	[165]
第一节 天地门的创立	[165]
第二节 主要教义与传教活动	[166]
第三节 天地门在清代的流传	[169]
第八章 八卦教	[172]
第一节 刘佐臣与康熙年间的八卦教	[172]
第二节 山东清水教及其暴动	[174]
第三节 癸酉之变——天理教袭击紫禁城事件	[176]
第四节 八卦教的分支——离卦教	[179]
第五节 圣贤教与九宫道	[186]
一、圣贤教	[186]
二、九宫道	[188]
第九章 青莲教	[190]
第一节 姚门教与大乘教的交汇	[190]
第二节 道光年间青莲教在川楚鄂等省的流传与发展	[194]
第三节 灯花教及其造反活动	[202]
一、灯花教的形成	[202]
二、灯花教的造反活动	[204]
第十章 清末的一贯道	[208]
第一节 姚鹤天与一贯道	[208]
第二节 王觉一与末后一著教的造反活动	[210]
第十一章 清代教门的代表性经卷——《九莲经》	[217]
第一节 清代以来《九莲经》的影响	[217]
第二节 版本源流与比较	[219]
一、版本源流	[219]

二、二十四品本和梅花拳改写本的关系	[223]
三、二十四品本和三十二品本的关系	[226]
第三节 改造经卷显示出来的问题	[238]
一、三十二品本的改经者	[238]
二、“牛八”变迁的实质	[243]
三、“一经三本”余论	[246]
第十二章 清代秘密教门内部的神话	[248]
第一节 清代秘密教门的源起神话	[248]
第二节 秘密教门的创世神话	[254]
一、牧元教的创世神话	[255]
二、罗教的创世神话	[257]
三、黄天道的创世神话	[261]
四、弘阳教的创世神话	[271]
五、其他教门的神话	[273]
第十三章 清政府对秘密教门的对策及其得失	[277]
第一节 清初对秘密教门的武力镇压	[277]
第二节 有关治理教门律例的制定	[279]
一、顺治年间治理教门律例的制定	[279]
二、康熙年间查禁教门经卷和治理教门的新措施	[280]
第三节 雍正年间对教门的治理	[282]
第四节 乾嘉年间清廷治理教门政策的演化	[285]
一、乾隆朝对教门传教活动打击力度的加强	[285]
二、嘉庆年间对教门政策的调整	[287]
第五节 加强保甲与教化	[290]
一、加强保甲以遏制教门的发展	[290]
二、加强教化	[296]

第六节 清代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	(306)
一、统治者治理教门的制度障碍·····	(306)
二、清代统治者对秘密教门的认识缺陷·····	(307)
三、“以邪治邪” ·····	(309)
结语·····	(311)

绪 论

一、本卷研究范围

清代教门历史是秘密社会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秘密教门的前身——异端教派虽然在元代社会已颇有影响，但由于它多活动于社会下层，加之文献所限，以致元代之前秘密教门的渊源始终扑朔迷离，历史真相难以明了。明代教门的一部分经卷（“宝卷”）幸存下来，可供研究者考索，不过，教门内部一向有传抄、篡改、混用“宝卷”的风气，而且他们的经卷往往神化自家一门一派，不是“称佛作祖”，就说“接续莲宗”，因此，仅仅凭借教门经卷，还是难以得到可信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初对秘密教门历史整体的科学认识，是从对清代教门的研究中开始的。^①

与元、明二代比较，清代教门无论是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影响，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清代教门在地域上几乎遍布全国，而且几度出现教门林立、徒众繁多的局面。仅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历史档案的统计，清代不同名目的秘密教门已达百种以上。^②

^① 不少明代教门的渊流都是由它们在清代的传人“犯案”时供出，才在历史档案中留下可供史学工作者发掘的记录。

^② 刘子扬：《清代秘密宗教档案史料概述》、《历史档案》，1986年第3期。但应当注意到，清代某些教门有多个不同的名称，也有不同教门拥有相同的名称。

部分清代教门直接源于明代，如清代的收元教、弘阳教、闻香教、黄天道、无为教等都与明代教门有相对固定的传承。此外，清代也兴起众多新的门派，天地门、八卦教、青莲教、饭一道、理门等可视为其中的代表。当然，无论在教义教理上、还是组织形式方面，清代“新教派”和明代教门实际上还存在某种继承关系，不可以截然划清界限。明清以来，秘密教门的基层组织一般都相当松散而且富有“弹性”，“信徒”拥有了一定的传教“资本”之后，很容易模仿教门传统自创一教，或者干脆从某个教派中分裂出来自立门户。这是秘密教门在基层社会传播中很平常的现象。清代华北著名的秘密教门八卦教，直接衍生出较大的教派就有离卦、坎卦、震卦等等，离卦教其中又有一支易名为圣贤道，还有一支在晚清时期演化为九宫道。道光年间创立的青莲教，就受到了闽浙一带的姚门教以及华北的大乘圆顿教的影响才逐渐形成独立的一派。道光以降，青莲教传教态势一度汹汹，曾多次遭到清政府镇压，并演化出众多流派。近代重要的教门如灯花教、金丹道、先天道、一贯道、同善社、圆明教、普渡道等教派均与之有渊源关系。这种情况在秘密教门内部造成一个共通的现象：尽管不同的教派对自己的来源各自有所附会——有的教门自称“佛门”，也有号称“全真道教”，甚至还有的标榜为“正宗儒门”——但实际上，不论他们的神谱，还是崇拜的神祇，都有着类似的结构。

清代教门活动的地域范围几乎遍及整个清王朝的疆域。按照清代律例的规定，很多教门的案犯被流放到边疆地区。这时的秘密教门往往又在“流人”乃至土著当中传播开来。雍正至乾隆前期，甘肃、贵州、云南、四川都发现了“配犯”传播秘密教门的情况。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新疆、黑龙江等所谓“极边之地”也成了秘密教门活动频繁的地方。某些遭到镇压后潜伏下来的教门

往往派人横跨近万里，与发配到边疆的教门案犯暗中联络接济。这种活动跨度大大超过前代，是秘密教门规模扩张的表现。

清代教门是清代社会中重要的一股势力，而且借助不同的形式在下层社会生存发展。华北农村中的香会、赛社、拳会、刀会，江南基层社会里的善堂、善社，都成了教门传统的可能载体。乾嘉以降，随着清王朝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发展，由秘密教门为主力掀起的造反活动此起彼伏。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王伦清水教造反；乾嘉之际，川陕楚五省教门大举；嘉庆十八年（1813年），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事，直接打入了紫禁城；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顺先天道在晋南杀官占城；咸丰七年（1857年），青莲教刘仪顺在四川造反；光绪九年（1883年），末后一著教王觉一造反；光绪十七年（1891年），热河金丹道举事……秘密教门为主体的反抗活动构成了清代社会造反活动的重要内容。

鉴于清代教门的这些特点，本卷除了叙述清代主要秘密教门的基本历史之外，也将秘密教门的发展趋势列为主要研究内容之一。

二、清代秘密教门的以往研究成果和有关文献

清代文献对整个的秘密教门历史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与清代秘密教门有关的文献，已经形成官书、档案、笔记、方志、“宝卷”、口述史、调查报告为基础的资料网络，使得秘密教门的学术研究从宏观到微观都成为可能。^①

^① 马西沙先生的《清代八卦教》和宋军先生的《清代弘阳教研究》在以单个教派为中心的教门研究中做出贡献，特别是后者，在文献利用和理论反思方面做出了典范。

按来源划分，清代教门文献可分三大类，即档案资料、教门内部文献以及口述史料。三大类有关文献中，档案资料主要由历史档案和当代档案两部分构成，最具权威性和准确性。历史档案中自然以清代官方档案史料价值最高，这批档案是清政府在处理秘密教门案件过程中形成的第一手资料，是我们今天了解清代教门内部传承以及外部社会生态环境最重要的文献。但是，清代档案又是清政府在不同政治形势下镇压取缔秘密教门的官方记录，这部分文献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和与生俱来的缺点。首先，清代档案的详细程度和可靠性在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政治形势下，差异很大。其次，档案中的供词是封建专制制度下野蛮刑罚的产物，混供和假供都是很平常的事，为研究者钩沉信史制造了很多困难。第三，清代对于秘密教门的惩处，主要是依据其政治倾向和顺逆程度来定罪，民间教门在封建社会里有其深厚的生存土壤，滋蔓甚广，难以穷究，清代政府又往往以“不可扰民”为辞，对某些教门的查办不了了之。所以，利用这部分最重要的文献时要充分认识到其固有的某些缺陷。清代历史档案之外，涉及清代秘密教门的档案还有民国以及当代档案文献。这些文献中，要以 20 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依法取缔会道门时的司法机关的案卷最有史料价值，^①而且大部分档案为研究者尚未利用的文献宝库。

清代秘密教门的内部文献主要有“经卷”和“咒语”两大类，

^① 这批档案多数比较详实，而且对“教门”、“道门”组织的聚会、治病、医方、灵文、咒语、渊源、组织体系和重大活动都有询问记录，是研究秘密教门历史传统重要的资料。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引用当代“供词”部分，即出自这部分档案。可惜限于档案保管条件，当年不少查没的经卷已经销毁，储存部分也很少有按照案卷保存的经卷，而且面临着霉变虫蚀的危险。

历来为研究者重视。但经卷（“宝卷”），已经被海内外的学者称为多具有“秘密性格”，^①至于教门传统中“请坛词”、“灵文”、“咒语”、“家布”（教门内部的传承谱系）等等作用更重要的文献，一般学者更是无从问津。我国民间秘密教门专家李世瑜先生对此颇有感触，他直言教门内幕资料是“历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们最感困难的”。^②但自 20 世纪中期，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研究者对秘密教门的内部“经卷”和“咒语”的发掘和整理出现了一个高潮，为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打下基础。^③

有关清代秘密教门的第三大类资料是口述史。口述史是至今仍然流传在某些农村基层社会群众、特别是历史上教门的传人、后

① 王见川：《民间宗教》第 1 期，《后记》，第 227 页，台湾天南书局 1995 年 12 月版。

② 李世瑜：《民间宗教研究之方法再议——兼评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世界宗教研究》2001 年第 3 期，第 141 页。

③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对秘密教门经卷的研究主要包括：傅惜华：《宝卷总录》（《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丛刊》，1951 年，北京）、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李世瑜：《宝卷综录》（上海中华书局 1961 年版）、酒井忠夫：《中国善书の研究》（弘文堂 1960 年版）、泽田瑞穂：《增补宝卷の研究》，国书刊行会 1975 年版、喻松青：《民间秘密宗教经卷研究》（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994 年版）、欧大年：《宝卷：16～17 世纪以来中国教派经卷导论》（Daniel L. Overmyer：*Precious Volumes: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ectarian Scriptur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rvard Univ. Press, 1999）、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先后出版了《宝卷初集》、《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等明清秘密教门大型内部资料丛书。此外，李世瑜、秦宝琦、路遥、连立昌、濮文起、陆仲伟、孔祥涛、我国台湾学者王见川、林万传、日本学者浅井纪、武内房司等先生都有重要的文献发现公布，参见《民间宗教》所出各期刊载文献新发现情况。

人当中关于秘密教门历史、组织、仪式、传播、甚至教义教理的口碑资料。这部分资料非常珍贵难得，多涉及历史上秘密教门活动的内幕，是弥补教门经卷和档案史料固有不足的重要材料，也是了解历史上秘密教门社会生态环境不可缺少的背景资源。由于秘密教门的传人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这部分“活史料”也面临流逝的危险，而且口述史的收集，需要长期的田野调查才能有所创获。但这部分史料的重要意义已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并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①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统上比较注意民间教门历史的史学界、宗教学界、民俗学界、文化人类学界的研究者之外，中国秘密教门的历史已经开始引起了如武术界、医药史以及心理学等研究者的重视。他们的研究必将从更多的研究角度扩大今天的学术视野，为我们更加完整地重新认识和把握秘密教门的昨天和今天，提供必要的学术积累。

三、本卷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向

对于“秘密教门”的研究，学术界从不同的研究视野出发，各自提出一些概念。我们采用的基本概念是“秘密教门”。除了本书第一卷提出的一些理由之外，秘密教门自身的两个主要特征促使我们采用了这个概念。第一，“教门”是秘密教门内部成员的自称，这个称呼表现了他们“入教”后的某种“认同感”，明清以来教门的成员自称为“某某门里的”或“某某门下的”，以表示自己已拥有了“门外人”无法得到的神灵的庇护。第二，清代历史上的“教门”确实有其“秘密”性质。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清政府不断查

^① 参见路遥：《山东民间秘密教门》前言，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